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朱玉麒 主编

《阿基来行传》与摩尼教史实
唐季摩尼僧“呼禄法师”其名其事补说
霞浦文书《摩尼光佛》胡语音译词语综考
琐罗亚斯德教星象学——《本元创造》第二章翻译与研究

芮传明
林悟殊
马小鹤
吴赞培

库木吐喇第34窟图像榜题及相关问题研究
“MQR”再考——关于克孜尔石窟经籍的出土地点
高昌故城“寺院遗址Q”出土的壁面墨书
龟兹语题记

霍旭初
庆昭蓉

蒲契林 荻原裕敏 庆昭蓉

中古穆斯林文献中的“中国”称谓
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费尔干纳 阿·阿纳尔巴耶夫 撰；蒋小莉 刘敏 译
北魏复色釉陶的制作特征及其外来影响
比较视野下入华突厥酋长的身份与认同
——以阿史那/李思摩为例
唐代于阗汉人的文化生活

陈春晓
敏 译
金智铉

李丹婕
陈丽芳

蒙古高原寻碑记
鞑靼史 西蒙·圣宽庭 原著；让·里夏尔 法译、注释；张晓慧 汉译
元代异样局、御用织物与中外交流
——以新出石刻《高信神道碑》为中心

罗 丰

马晓林 求芝蓉

清代伊犁的园林建筑及其文学表现
唐努乌梁海五旗历任总管新考
《福珠哩殒难碑》相关人事考

吴华峰
金 玲
孙文杰

西域文史

朱玉麒

【第十一辑】



科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西域文史

(第十一辑)

朱玉麒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西域文史》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合出的学术论集，本辑发表与西域相关的学术论文18篇，内容涉及考古、语言、历史、文学、民族、学术史等方面。

本书适合于从事西域考古、语言、历史、文学、民族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文史. 第十一辑 / 朱玉麒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03-052881-0

I. ①西… II. ①朱… III. ①文史资料—西域 IV. ①K294.5②K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8852号

责任编辑: 孙 莉 郝莎莎 / 责任校对: 张凤琴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邱 炯 陈 敬
封面题签: 冯其庸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2 插页: 2

字数: 520 000

定价: 1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Center for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Studies of Literature & History on the Western Regions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Literature &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Vol. XI

Zhu Yuqi Editor-in-Chief

Science Press

Beijing

《西域文史》编委会

主 编 朱玉麒

编 委 (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
陈开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贾丛江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李 肖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刘安志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罗 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孟 楠 (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
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荣新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沈卫荣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所)
施新荣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王 欣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王东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王冀青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王启涛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王一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乌云毕力格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姚崇新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于志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余 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张铭心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赵 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龟兹研究院)
朱玉麒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英文编审 王媛媛 蒋小莉

目 录

《阿基来行传》与摩尼教史实	芮传明 (1)
唐季摩尼僧“呼禄法师”其名其事补说	林悟殊 (21)
霞浦文书《摩尼光佛》胡语音译词语综考	马小鹤 (31)
琐罗亚斯德教星象学——《本元创造》第二章翻译与研究	吴赞培 (51)
库木吐喇第34窟图像榜题及相关问题研究	霍旭初 (95)
“MQR”再考——关于克孜尔石窟经籍的出土地点	庆昭蓉 (107)
高昌故城“寺院遗址Q”出土的壁面墨书龟兹语题记	 蒲契林 荻原裕敏 庆昭蓉 (123)
中古穆斯林文献中的“中国”称谓	陈春晓 (141)
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费尔干纳	阿·阿纳尔巴耶夫 撰; 蒋小莉 刘 敏 译 (169)
北魏复色釉陶的制作特征及其外来影响	金智铉 (183)
比较视野下入华突厥酋长的身份与认同——以阿史那/李思摩为例	李丹婕 (197)
唐代于阗汉人的文化生活	陈丽芳 (213)
蒙古高原寻碑记	罗 丰 (225)
鞑靼史	西蒙·圣宽庭 原著; 让·里夏尔 法译、注释; 张晓慧 汉译 (241)
元代异样局、御用织物与中外交流——以新出石刻《高信神道碑》为中心	 马晓林 求芝蓉 (279)
清代伊犁的园林建筑及其文学表现	吴华峰 (293)
唐努乌梁海五旗历任总管新考	金 玲 (311)
《福珠哩殒难碑》相关人事考	孙文杰 (327)
《西域文史》第十一辑著译者单位及文章索引	(339)
《西域文史》简介与稿约	(340)

Contents

On <i>Acta Archelai</i> and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Manicheism.....	Rui Chuanming (1)
Supplementary Researches of Manichaean Priest <i>Hulu Fashi</i> of the Tang Dynasty: about His Name and Deeds	Lin Wushu (21)
Survey of the Transliterated Words in <i>Mani the Buddha of Light</i> from Xiapu	Ma Xiaohu (31)
Sky, Spheres and Stars: Zoroastrian Uranography in the Second Chapter of <i>Bundahishn</i>	Wu Yunpei (51)
Researches on the Inscriptions in Cave No.34 of Kumtra Grottoes and its Related Issues	Huo Xuchu (95)
Rethinking “MQR”: On a Location Where Texts were Found in the Kizil Grottoes	Ching Chao-jung (107)
Kuchean Mural Inscriptions from “Tempel Q” at the Ruins of Karakhoja.....	Nicholai Pchelin, Ogihara Hirotoshi & Ching Chao-jung (123)
Appellations of “China” in Medieval Muslim Literatures.....	Chen Chunxiao (141)
Ancient Fergana on the Silk-road.....	Abdulhamid Anarbaev (tr. Jiang Xiaoli & Liu Min) (169)
Manufacturing Characteristics and Foreign Elements of the Complex Color Glazed Potteries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Kim Jihyun (183)
Ambiguous Identification of Turkic-Tang Political Eli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sed on Case Study of A-shih-na/ Li Simo	Li Danjie (197)
Han People’s Cultural Activities in Khotan under the Rule of the Tang Dynasty ...	Chen Lifang (213)
Visiting the Steles on the Mongolian Plateau	Luo Feng (225)
<i>Historia Tartarorum</i>	Simon de Saint-Quentin (tr. to French and commented by Jean Richard, tr. to Chinese by Zhang Xiaohui) (241)

<i>Yiyang Ju</i> (the Extraordinary Patterns Bureau), Royal Textiles and Eurasian Exchanges in the Yuan Dynasty: Based on a Newly-Discovered Stone Inscription	Ma Xiaolin & Qiu Zhirong (279)
Garden Architecture and Literary Manifestation of Ili in the Qing Dynasty.....	Wu Huafeng (293)
A New Study on the Successive Banner Rulers of Tannu-Uriyangkhai's Five Banners	Jin Ling (311)
Studies on the Persons and History in the <i>Monument of Fujuri's Death</i>	Sun Wenjie (327)
Contributors	(339)
<i>Literature &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i> Notice to Contributors	(341)

《阿基来行传》与摩尼教史实

芮传明

摩尼教在公元3世纪中叶创建于西亚；创建者摩尼曾经自豪地声称：在诸多宗教中，只有摩尼教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宗教。事实表明，摩尼教确实传播速度极高，传播地域极广。它曾向西抵达北非，向东远至中国的边区和内地，乃至最终在东南沿海残存了数百上千年。然而，由于摩尼教无论是在波斯本土，还是在境外的北非、中亚或中原王朝境内，都只有短时期的兴盛，而大部分时间是处于被排斥和打击的状态，因此后世之人往往只能通过其反对者的著述间接地了解摩尼教，却罕见摩尼教的本教资料。至少，在20世纪初以降摩尼教的大量伊朗语文书发现于中国吐鲁番，以及大量科普特语文书发现于埃及之前，西方诸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反摩尼教著述是学者和普通人了解和研究摩尼教的最重要资料。在此要讨论的《阿基来行传》便是其中之一。

《阿基来行传》（拉丁文为*Acta Archelai*）的署名作者为“海格摩纽斯”（Hegemonius），不过，这有可能是个笔名，因为在迄今所见的各种记载中都未见到过他的身份介绍。至于《阿基来行传》的内容，则是谈述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一位主教阿基来（Archelaus）积极驳斥摩尼教教义，并与其教主摩尼两度面对面激烈辩论的事迹。通常认为，此书最初用叙利亚文撰写，后来则翻译成希腊文。不过，似乎至今尚未见到叙利亚文的残存文书，而只有若干希腊文及科普特文残片；最为完备的是拉丁文抄本。

《阿基来行传》大约撰成于公元348年以前，其拉丁文本约成于公元4世纪末。19世纪后期，《阿基来行传》的最早英译本问世（A. Roberts & J. Donaldson译，载于*The Ante-Nicene Christian Library*, VI, New York, 1871, pp. 175-236），但是它所据的拉丁原文既不完善，也颇多舛讹，故不足为法。20世纪初，《行传》的拉丁文校订版面世，作者为比森（Ch. H. Beeson, *Die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Schriftsteller der ersten drei Jahrhunderte*, G. C. S., 16, Leipzig, 1906）。21世纪初出版的英译本，质量大有提高，由菲末斯翻译，刘南强注释（*Hegemonius, Acta Archelai*, tr. by Mark Vermes, comm. by Samuel N. C. Lieu, Lovanii, 2001）。

尽管现代学者大多认可《阿基来行传》有关摩尼及其教派的“历史”记载多有歪曲乃至杜撰者，以至有的说法可被视之为“荒诞不经”；但若细加分析，在其貌似夸张或失实的辞句中，仍然包含和暗示了不少史实真相。所以，《阿基来行传》与同时代或后世的其他资料一样，也具有相当的史料参考价值。刘南强曾撰文对《阿基来行传》的事

实部分和虚构部分进行过分析^①，其结论比较客观和公允：“《阿基来行传》再也不是如19世纪前那样，是有关摩尼生平的主要资料来源了；尽管如此，其本身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并非没有价值。对照摩尼教来源的传记和历史资料，《行记》只是提供了其教派通常描绘的摩尼生平的一种扭曲了的映像。不过，此书作为一种辩论文献倒是成功的，因为是摩尼教的宣传作品而非纯粹的空想为本书的编者提供了伪造与讽刺的框架和次要的细节。该书极高的流行程度证明作者对其论敌的宣传是了解得多么详细。”^②

《阿基来行传》的内容，可分为四大部分。科伊尔（Coyle）曾扼要地归纳了这四部分及其包含的细目，兹转引如次：第一部分又分成三个次级内容。一是有关马塞卢斯（Marcellus）的导言，包括第1—3章；二是摩尼与马塞卢斯的通信，一来一往，包括第4—6章；三是图尔博（Turbo）有关摩尼教之创世说的概括介绍，包括第7—13章。第二部分是有关阿基来与摩尼二人第一次相遇和辩论的情况，包括第14—43章第2节。第三部分又分成四个次级内容。一是有关摩尼逃往迪俄多里斯（Diodoris）的情况，包括第43章3—5节；二是迪俄多鲁斯与阿基来的书信往来，包括第44—51章；三是摩尼与迪俄多鲁斯相遇的情况，包括第52章；四是摩尼与阿基来的第二次会面和辩论的情况，包括第53—60章。第四部分是阿基来向公众谈论摩尼的先人及摩尼早期的生活，包括第61—68章；但是，他在第66章插入了有关摩尼之不体面下场的简短叙述。书末则为一小段结语^③。

本文的主旨，是环绕阿基来向公众介绍的摩尼和摩尼教简况展开若干论说，指出《行传》的史料价值；同时，为方便叙述，还翻译《行传》的第61—68章（即第四部分），并作较详的注释。汉译所参照的蓝本，以2001年出版、由菲末斯英译、刘南强注释的版本为主^④；章、节的标志形式也从之，即，罗马数字标志者为“章”，阿拉伯数字标志者为“节”。

一、《行传》第61—68章译释

LXI, 1: 阿基来说完之后，众人对他演讲的教义真谛极度钦佩，人群中爆发出巨大的赞美声，以至竭力阻止他回到自己的坐席处。

2: 最后，他们散开了。稍后，当他们重新聚集起来时，阿基来敦促他们同意自己的想法，来倾听他的一些信息。在此聆听阿基来演讲的，不仅有和迪俄多鲁斯一起的

① Samuel N. C. Lieu, "Fact and Fiction in the Acta Archelai", in P. Bryder (ed.), *Manichaeism,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ichaeism*, Lund Studies in African and Asian Religions I, Lund, 1988。后又刊于Lieu, 1999, pp.132-152。

② 见Lieu, 1999, p.152。

③ Coyle, 2009, pp.25-26。

④ Vermes & Lieu, 2001。

人^⑤，还有跟随阿基来从其居地前来的以及从邻近地区赶来的人们。阿基来让大家安静下来之后，便开始谈述有关摩尼的情况：

3：“你们肯定已经听到了我所讲教义的本质，你们也已接纳了我的信仰的证据；我向你们大家揭示的，确实是我对《圣经》的最深刻理解。但是，现在我则要求你们静下心来听我极为简略地说说另一些事，我要让你们知道前来这里的那人是何许样人，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是哪一类人？一个名叫西西纽斯（Sisinnius）的人^⑥，他的伙伴之一，为我提供了这些信息；如果你们要求的话，我会请他证实我将说的这些情况。”

4：“他甚至不会阻止我当着摩尼的面说这些话，因为我刚才提到的那人已经成了我们学说的信奉者，正如另一位曾与我相处过的图尔博（Turbo）一样^⑦。因此，所有这些人告诉我的，以及我们自己从摩尼那里发现的一切情况，我保证都让你们知道。”

5：于是，聚集起来的人们怀着更大的热情来聆听阿基来的讲话；因为他所说的情况将带给他们极大的乐趣。所以，他们竞相敦促阿基来谈论他希望谈论的，以及认为合适的话题，并答应说，他们将倾听他的谈论，直到黄昏时分，甚至掌灯以后。阿基来受到他们的热情的鼓舞，遂充满信心，开始了演讲：

6：“我的弟兄们，你们肯定已经听到过我主耶稣的最基本解释了，我的意思是指律法和预言所表述的内容；同时，你们也不会不领悟到我主耶稣基督即救世主的进一步解释。还需要我再多说吗？”

7：“我们之所以被称为基督徒，是因为犹如整个世界所证明以及使徒们所教导的那样，我们期盼着我们的救世主。此外，最优秀的建筑师保罗既奠定了我们的基础（即教会的基础）^⑧，还将教会的法令、牧师、长老和主教之任命规则传授给后世。”

8：“他在专门段落中描述了如何任命天主之牧师的方式，以及所需人选的品类，还有充任长老的人选类型和任命方式，以及担任主教职位的人选类型。有关所有这些事务的良好和适宜的安排一直保留到今天，我们也仍然遵守着这些礼仪。”

⑤ Diodorus，是一名声誉极好的虔诚的基督教修士，居住在与其名相似的Diodoris村落。该村落位于罗马帝国所辖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远离城镇（实际上，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境内并无这一名称的村落或城镇，故当是《行记》编者的杜撰）。摩尼来此布教，令迪俄多鲁斯十分不安，遂写信给阿基来；另一方面，他与摩尼进行了辩论。阿基来闻讯后，前来迪俄多里斯与摩尼展开论战。在此转录的一段话，便是阿基来辩论胜利后对民众发表的讲话。

⑥ Sisinnius，亦作Sisinnios，或称Mār Sīsīn。在摩尼殉难前的最后日子里，与他在一起的弟子们按照摩尼的意愿，推举西西纽斯为宗教的继承领袖；作为授权的象征，他们把摩尼亲撰的《福音》《图经》、衣袍以及手杖交给了他。（参看文书T II D 79，载Andreas & Henning, 1934, p.862）

⑦ Turbo，即是《行传》第二章谈及的，为摩尼送信给马塞卢斯的叙利亚人。按《行传》之说，他原来是摩尼教信徒，但是后来受虔诚的基督教徒马塞卢斯、阿基来等人的影响，改宗了基督教。他曾应邀向众人介绍摩尼教的教义，从而为后世留下了有关摩尼教教义的珍贵资料。

⑧ 在此所言的“建筑师保罗”，当是指生活在公元1世纪，继耶稣之后的第一位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兼传教士Paul（约3—67年）。天主教教廷将他列为“圣品”，提到他时往往称为“圣保罗”。他在小亚细亚和欧洲等地进行过数十年的传教旅行，亲自建立过好多教会。他借助书信来传布教义和驳斥异端，从而使这些书信成为基督教信徒的宝贵经典，今收录在《圣经·新约》中的通称为“保罗书信”的文书就多达十三卷。因此，保罗虽非耶稣的直接门徒（十二门徒）之一，他在后世的声誉和地位却绝不逊色于十二使徒；正教会便将他与使徒彼得并列，称为“首座圣使徒”。

LXII, 1: “但是, 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 则是来自波斯地区, 猛烈抨击我们的, 名叫摩尼的那个人的家世和劣迹; 为了对付他, 我如今不得不第二次与他展开论战。此外, 我将非常清晰地揭示他的教义的由来。”

2: “他并非这类教义的始作俑者, 也不是唯一的创造者, 在使徒时代, 一个名叫塞西安努斯(Scythianus)的人^⑨, 才是这一教派的原创者和缔造者。与之相类似的, 还有许多叛教者, 他们为了出人头地, 写了许多谎言来掩盖真理, 为了自己的乐趣而败坏了更朴实的道理。他们的名字和欺诈行为使得我在此难以一一罗列。”

3: “于是, 塞西安努斯引进了相互对立的二元论, 这是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那里继承来的^⑩。这一学说的所有其他拥护者也都如此, 竭力主张二元论, 从而使之脱离了《圣经》的正道。然而, 他们不会继续成功下去了。”

4: “没有人比塞西安努斯的行为更轻率了。他大肆宣传这两种天然存在的相互敌对, 以及伴随这一说法的所有观念。塞西安努斯出自撒拉森部族^⑪, 娶了来自特贝德南部的一个女囚徒^⑫, 她劝说丈夫生活在埃及, 而不要居住在沙漠中。”

5: “但愿这个省区从未让他安过家, 以至他得以安居在此, 汲取了埃及人的智慧! 实事求是地说, 正如了解他的人在记载中向我们证实的那样, 他在智力和能力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天赋。”

6: “他有一个门徒, 为他撰写了四本书, 其中的一本名为《秘密经》^⑬, 另一本

⑨ Scythianus, 在此被说成是摩尼教教义的始创者, 虽然或属虚构, 但是在公元3、4世纪, 却有好几位其他的基督教和反摩尼教作家也谈及了他的事迹, 并且颇相类似, 如Cyril of Jerusalem、Hippolytus、Epiphanius等。Scythianus的总体形象是: 是个阿拉伯人, 在巴勒斯坦边界地区受的教育, 精熟希腊的知识。后来赴埃及的亚历山德里亚, 学习哲学, 又通埃及学, 逐步形成“善/明—恶/暗”二元论, 并撰写了多部书。如此等等。Scythianus与古波斯视为“蛮夷”专名的Scythian(汉译“塞西安”或“斯基泰”等)同一词根, 故似乎有暗贬这位“教派宗师”之意。

⑩ Pythagoras, 古希腊的数学家, 哲学家(前572—前497年)。毕达哥拉斯年轻时就游历过古代世界中两个高度文明的地区: 埃及和巴比伦, 汲取了许多知识; 后来又曾到意大利南部讲学及宣传其哲学思想, 并组建了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政治和宗教团体。因此, 他的学说中包含了许多非希腊本土的文化, 在此所谓的“二元论”当即毕达哥拉斯采纳埃及、琐罗亚斯德教和希伯来等文化中的肉体、灵魂观, 再结合希腊本土文化而形成的一种二元学说。《行记》在此声称摩尼教的二元论源自毕达哥拉斯, 显然只是就作者所了解的表面现象而言。

⑪ Saracen, 是中世纪后期欧洲人通常用来指称伊斯兰教教徒的名号。但是, 在《行记》撰写的年代, 显然尚未存在伊斯兰教, 故它只是希腊、罗马及其他欧洲人对居住在罗马帝国之阿拉伯半岛辖境附近的居民的称呼, 尤其是阿拉伯人。

⑫ Thebaid, 亦作Thebais, 是罗马帝国在上埃及设立的一个省区的名称, 因其地位于古埃及都城Thebes而得名。按Epiphanius的记载, 暗示塞西安努斯所娶的女子是一个妓女(见其Haeresibus, LXVI, 2,4)。参看Vermees & Lieu, 2001, p.141, Note 308。

⑬ 《行传》称此书为Mysteria, 意为“秘密”, 应即摩尼教汉语文书《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谓摩尼亲撰的著述《秘密法藏经》。

名为《要义概说》^⑭，第三本名为《福音》^⑮，最后一本则名为《宝藏经》^⑯。于是，他就有了四本书和一个名叫特雷宾图斯（Terebinthus）的弟子。”

7：“师徒俩决定分手一段时期，于是，塞西安努斯便前往犹地亚^⑰，去结交那里的他所认为的一切博学人士。然而，他却旋即在那里去世了，再也无法实现他的任何愿望。”

LXIII, 1：“此后，那个门徒把自己的所有财物收集打包，开始前往巴比伦，那里如今是波斯人的居地，离我们目前的居地有六日六夜的行程。”

2：“到了那里以后，特雷宾图斯为自己编造了一段不平常的故事，声称自己拥有埃及人的一切智慧，如今，自己不再名叫特雷宾图斯，而是号称‘佛陀（Buddha）’了；这是上天赐予的名号。他假称自己是由童贞圣女孕生的，由山上的一位仙女哺育长大。”

3：“然而，一个名叫‘密特拉之子帕库斯和拉布达库斯’的预言师指责他是在弄虚作假^⑱，从而每天都就这类主题与他展开激烈的争论。那么，为什么辩论会进行得如此漫长？因为他虽然经常遭到指责，但是仍会向他们讲述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情况，关于这个星球，以及两个发光体；”^⑲

4：“还有，关于灵魂去向何方，以及以何种方式再回归躯体的问题；还有这类性质的其他许多事情，以及比这更为邪恶的事情，诸如有关因尊神及其（光明）分子而引发战争的问题等^⑳。因此，我们应该相信预言师。他在因这些说法而遭到谴责时，与一个寡妇姘居在一起，他把那四本书也带过去了，这样，他使得这位独居的老女人不仅成了他的门生，也成了他的帮手。”

5：“最后，在一个清晨，他攀上了一个高高的屋顶，开始呼唤一些名号；图尔博告诉我们道，只有七个选民才被传授理解这些名号。当他要沉溺于某种仪式或巫术时，他就独自攀爬到高处，避免被任何人觉察到，因为，他如果假装或确实对此事不够重视，他就会受到天空之王的惩罚。”

6：“但是，当他这样思想的时候，最公正的天主命令其天神将他推到大地之下，他立即被猛烈地从高处掷下，其躯体被抛掷得毫无生机。那老妇人怜悯地把他收敛起

⑭ 《行传》称此书为*Capitula*，有“章节”“概要”之意，应是相当于科普特语文书的*Kephalaia*，为导师摩尼的演讲摘要。

⑮ 《行传》称此书为*Evangelium*，意即“福音”，则相当于汉语文书《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归之于摩尼亲撰的著述《彻尽万法根源智经》。

⑯ 《行传》称此书为*Thesaurus*，意为“宝藏”，则相当于汉语文书《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归之于摩尼亲撰的著述《净命宝藏经》。

⑰ Judaea，地名，为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相当于今巴勒斯坦之南部和约旦的西南部地区。

⑱ 其名号为Parcus and Labdacus the son of Mithras，显然展示了主人的宗教信仰属性，即，他是太阳神（Mithras）崇拜的信徒。太阳神崇拜（Mithraism）兴盛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源自波斯、印度的古代神灵密特拉的信仰，罗马帝国内也曾流行过太阳神崇拜。

⑲ 所谓“两个发光体”，是指太阳和月亮。在摩尼教的创世神话中，太阳和月亮是两个极重要的元素和神灵，许多重要的教义与之相关，故《行记》在此提及。

⑳ 在此所言的“尊神”“（光明）分子”以及“战争”云云，当是指摩尼教创世神话中，有关暗魔入侵明界，明尊下令初人（先意）率领五明子与暗魔战斗，从而失败被困等等的说法。这类神学是摩尼教的重要教义，但是被反对者视作真正的“异端邪说”。

来,埋在他平时生活的地方。”

LXIV, 1: “于是,他从埃及带回来的所有事物都留在了老妇人那里。她对于他的死感到很高兴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她对他的宗教信仰不感兴趣,第二,她从他继承的遗物中获益不少,她是很贪婪的。”

2: “嗣后,她很孤独,于是希望找个人侍候自己,遂买了一个七岁的小男孩为奴,名叫科比修斯^{②①}。不过,她旋即给予了他自由之身,并教他读书,写字。当他十二岁时,老妇人去世了,将她所有的财产都遗赠给了他,与之一起的,还有其他遗物,也包括塞西安努斯撰写的四本书^{②②},每本书都有一定的篇幅。”

3: “于是,科比修斯埋葬了她的女主人,并开始利用遗留给他的所有财产,把家搬到了波斯人国王所在的城市中心。他改了名字,不再称科比修斯,而是称摩尼(Manes)了^{②③};或者,除了称Manes外,也称Manen,因为这是波斯语的变异。”

4: “就这样,那男孩将近六十岁时,对于那些书中所论述的学说已经很精熟了,我几乎可以说,其熟谙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即使如此,他仍然更勤奋地研究那四本书中包含的内容。他还收了三个弟子,他们的名字是托马斯(Thomas)、阿达斯(Addas)和赫尔马斯(Hermas)。”^{②④}

5: “随后,他抄录了那些书,并且插入了他自己新创的许多其他内容,就如老太婆讲的故事那样。他并教导他的三个弟子充分理解其邪恶的学说。除此之外,他还把这些书说成是自己撰写的,删去了原作者的署名,使之看来仿佛完全由他一人撰写的样子。”

6: “随后,他决定派遣他的弟子们带着他所撰写的书,前赴本省南部地区的各个城镇和村庄,以吸引其他民众追随他的宗教。托马斯负责埃及的各个地区,阿达斯负责塞西亚地区^{②⑤},赫尔马斯则留在了摩尼的身边。”

7: “当他们离开之后,国王的儿子生了重病,国王为了治愈他,遂发布诏令,许诺大笔赏金,奖给能够治好王子之病的任何人。”

8: “于是,摩尼就像喜欢玩‘立方体’——这是骰子的另一个名称——的那些人一样,前去觐见国王,声称他能够治愈这个男孩。国王得知此事,非常有礼貌地接见

②① 刘南强在注释中(Verme & Lieu, 2001, pp. 143-144, note 317)转引Peuch之说,认为“科比修斯(Corbicius)”之名和见于吐鲁番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文书中的摩尼名号之一qyrbkr(kirbakkar)读音近似,当即同名异译,故也是意为“仁慈者”。

②② 上文谓塞西安努斯的门徒特雷宾图斯为他写了四本书,在此又谓塞西安努斯撰写了四本书,似有舛讹。不过,若理解为由塞西安努斯口述,其门徒特雷宾图斯笔录了这四本书,则两种说法基本上都说得通了。

②③ 由此可知,“摩尼”一名并非该教教主最初就有的名字,而是他开始独立生涯(宗教生涯)后所用的名号。至于为何改用此号,亦即此号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学界历来看法不一。我则认为源自印度文化,即梵语Maṇi(义为珍珠)。有关考述可参看拙文《“摩尼光佛”与“摩尼”考辨》,《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60—76页。

②④ 对于Hermas之名,刘南强怀疑是摩尼派往东方的弟子Mar Ammo(在汉语文书中称“末冒”)的希腊化名字。见Verme & Lieu, 2001, p. 144, Note 320。

②⑤ Scythia(汉译通常作“塞西亚”)为古典时代希腊人创造的地理名称。广义而言,是指欧洲的东部、北部,黑海的北岸等游牧人活动的“蛮荒之地”;稍后,则指今天所谓的“中亚”地区或“内陆亚洲”的西部。

了他，很高兴地欢迎了他。为了避免因谈论摩尼所干的许多事情而导致听众们产生厌烦感，我简单地说，那男孩最终死在了摩尼的手中，或者，不如说是被他害死了。”

9：“于是，国王下令将摩尼投入监狱，并用大铁镣把他囚禁起来。他派出去在各地宣教的两个弟子也遭到了通缉，要受到惩罚。虽然他们不断逃亡，但是他们在各地却从未停止过反复宣传这反基督教者的异端教义。”

LXV, 1：“此后，他们回到导师那儿，汇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他们也得知了导师所遭遇的不幸。他们走近他，以适当的礼仪，告诉他有关自己在各地遭遇到的麻烦。有关将来的前景，他们强烈表示，要专致于自身的安全，因为他们非常担心施之于导师的痛苦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2：“但是，他鼓励他们不要害怕，并且起身向他们发表演说。最终，他一方面在监狱中备受苦难，另一方面则要求弟子们取得基督教徒的律法书籍。因为他派遣出去宣教的人在各地遭到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有着‘基督教徒’之名的人的痛恨。”

3：“于是，他们带了大量金子，前往出版这些基督教徒书籍的地方，假称是新皈依的基督教徒，要求购买适合于他们的书籍。”

4：“简而言之，他们获得了有关我们《圣经》的所有书籍，并把它们转给了监狱中的摩尼。这个狡猾的人得到了这些书，开始在我们的这些书籍中寻找可以支持他的二元论的章节段落；或者说，并非‘他的’，而是‘塞西安努斯的’二元论，后者早在在此之前很久就提出了这种学说。”

5：“他还试图用我们书中的内容来证实他自己的观点，就如他与我辩论时所做的那样，攻击其中的一些说法，篡改另一些内容，只是添加了基督的名字。他假意借用了基督的名字，这样，在所有的城市里，当人们听到基督的神圣名字时，就不会再憎恨和排斥他的门徒了。”

6：“此外，当他在圣经中发现有关圣灵的段落后^{②6}，就认为自己就是那位圣灵。但是，他并未仔细地阅读这些内容，因为当使徒们仍在世时，圣灵就已经降临了。这样，他把这些邪恶的解释糅合起来，派遣他的门徒们到处传播这些大胆伪造的谎言，宣扬新的和欺诈的学说。”

7：“波斯人的国王得知此事后，就打算对他施加适当的处罚。但是，当摩尼因一个梦境的警告而发现了危险后，便用一大笔金币贿赂了狱卒们，逃离了监狱；他作为一个

②6 “圣灵”的原文作Paraclete，源出希腊语παράκλητος (paráklētos)，意为安慰别人的人、鼓励别人的人、帮助别人的人、为别人辩护的人等。但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则通常用以特指三位一体 (Trinity) 中的第三位，即圣父、圣子、圣灵中的“圣灵”；有的汉译《圣经》亦称“圣神”“护慰者”“保惠师”或“训慰师”等。例如：“若翰固然以水洗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和全犹太和撒玛黎雅，并直到地极，为我作证人。”见《新约·宗徒大事录（使徒行传）》第1章第5节、第8节，思高，1968年，1683页；“我的孩子们，我给你们写这些事，是为叫你们不犯罪；但是，谁若犯了罪，我们在父那里有正义的耶稣基督作护慰者。”见《新约·若望（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思高，1968年，1931页。

个逃亡者，避居在阿拉比昂（Arabion）的要塞里。”^{②⑦}

8：“正是从那里，他让图尔博给我们的朋友马塞卢斯送去了一封亲笔信，表示他将前来造访。当他来到此地后，我与他进行了一场辩论，就如你们已经见到和听到的那样。在辩论中，我们尽最大努力证明了他是个显而易见的伪先知。”

9：“帮助他逃跑的狱卒受到了惩罚。国王下令通缉摩尼，不管他逃亡到哪里，都要将他捉拿归案。既然我已经得知这些事实，我就必须告诉你们，直到今天，波斯国王都还在追捕摩尼。”

LXVI, 1: 听到这番讲话后，众人都要求抓捕摩尼，把他交给蛮人的各派势力。他们是斯特兰加（Stranga）河对岸的邻居，在这之前就曾搜捕摩尼，但是找不到他，因为他一直在逃亡中。

2: 当阿基来揭示了这些真相后，摩尼立即逃亡了。他成功地逃脱了，没有被人追捕到，因为民众都因为兴奋地聆听阿基来的演讲而耽搁了时间；当然，仍旧有少数几人对摩尼紧追不舍。

3: 但是，摩尼却从他原来走过的路线又折返回去，跨过河，又回到了阿拉比昂要塞。稍后，他在那里被捕，被带到了国王的面前。国王对摩尼愤怒异常，要为两个人的死亡报复摩尼：一个是他的儿子之死，另一个是他的典狱官之死。他下令将摩尼处死后剥皮，悬挂在城门口，人皮中充填药草，肉则用以喂鸟。

4: 阿基来得知此事后，便将这些内容添加到他早先的论辩演讲中，从而使得尽人皆知。例如我本人，此书的作者，就在前文已经谈过这些事情了。于是，所有的基督教徒聚合起来，做出了对摩尼的判决，这便形成了摩尼死亡的一种结论；他的死亡是其在世时种种行为的最自然的结果。

LXVII, 1: 阿基来还作了下面的讲话：“我的弟兄们，你们任何人都不要怀疑我所说的话，即：摩尼本人绝对不是这可诅咒学说的原创者，而只是通过他，这种学说被传播到了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将某些事物传播到某地的人，不能被自然地视作为这些事物的始创者，而只是编造者。”

2: “恰如一个水手掌控着另一个人建造的一艘船，他可以把船驶往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与这艘船的建造毫无关系。我们对于摩尼的理解也正是如此。他并不是开创了这种学说，而是用他自己的传播手段，把别人创造的东西介绍给了群众，犹如我们从可靠的资料中得知的那样。我们意欲从这些资料中证明，”

3: “这场瘟疫的源头并非发自摩尼，而是发自另一个人，是在早得多的时候出自一个野蛮人，他一直默默无闻；但是这不为人知的和隐藏着的观念却被摩尼公开发布了，并且假装成是他自己的学说，删除了原作者的名字，就如我稍早所指出的那样。”

②⑦ 阿拉比昂要塞（拉丁文Castellum Arabionis），据后世学者的看法，当是Khabur河（可能当地的希腊名为Stranga，是Diocletian皇帝以降，罗马与波斯之势力范围的主要界河——参看Vermees & Lieu, 2001, p. 39, note 8）西岸的一个军事要塞Oraba或Horaba，即是Araban的舛讹形式。而Khabur河则位于今土耳其的东南方，叙利亚的东北方，长约200英里，发源于Karacadag山南麓，向南流入幼发拉底河。

4: “波斯人中还有一个传教者, 名叫巴西利德斯 (Basilides)^{②8}, 他的生活时代更早, 在我们的使徒们的时代后不久。他是个很机灵的人, 他发觉, 当时的所有其他领域都被充分地研究过了, 因此他决定也主张塞西安努斯提出的二元论。简言之, 他是因为自己没有独创的学说, 所以就用其他人的观点去挑战他的论敌。”

5: “他的所有著述中都包含了一些十分难懂和深奥的段落。他的第十三本书迄今犹存, 其开首是这样说的: ‘当我们撰写论著的第十三本书时, 拯救一词将为我们提供必需和丰富的内容。通过富人和穷人的寓言故事来演示事物本质的源流。’”

6: “这是此书唯一的主题吗? 它包含了其他的主题吗? 难道你们一点都不因为此书以这种方式开头, 而像其他一些人那样, 感到自己被冒犯了吗? 相隔约五百行之后, 巴西利德斯回到他的主题, 说道: ”

7: “ ‘让我们不再谈论这些不得要领和空泛的题外话, 而是来考察一下, 野蛮人是如何看待善良事物和邪恶事物的, 以及他们有关所有这些事物的观念是什么? 他们中的有些人曾说道, 一切事物都具有与善、恶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开端, 声称这些开端本身却无始点, 是天然形成的。换言之, 光明与黑暗在最初之时就已存在, 并非由任何事物的诞生而形成。’ ”

8: “ ‘这些原质存在之时, 它们各按自己所需求和适宜的而生存着。一切事物都和属于它的, 似乎对它并无恶意的事物友好相处。但是, 当它们相互认出对方后, 黑暗注视着光明, 由于这更美好的事物而充满了贪欲, 使得它渴望着吞并光明, 分享光明。’ ”

9: “ ‘黑暗是这样行动了, 但是光明却根本不想把黑暗吸纳进来, 它除了遭到黑暗热切的凝视外, 对于黑暗毫无念想。于是, 它确实就像通过镜子一样看待黑暗。因此, 只有一缕反射, 即一道光明彩色射向黑暗; 光明本身只是看了一下就撤回了, 它显然没有取回任何一点黑暗。’ ”

10: “ ‘但是, 黑暗却从光明获得了它的一瞥, 亦即光明原质的反射, 这使得光明很不愉快。由于拙劣原质从美好原质获得的并不是真正的光明, 而只是光明的影像和反射, 因此它通过强行改变方式吸纳的也只是美好事物的反射。所以, 在这个尘世既没有完美的事情, 这些事物也纤弱至极, 因为它们在开初孕育时太过弱小。’ ”

11: “ ‘虽然这是十分弱小的光明, 或者只是光明的某种影像, 但是它们能够产生一种创造物, 该创造物与它们获自光明的混合物相关。这就是我们看见的创造物。’ ”

12: “巴西利德斯在嗣后的章节中继续谈论着这类问题, 但是我认为前面所引用的已经足以说明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了, 因为在后面的内容中, 他描写了塞西安努斯所认为的世界形成的说法。”

②8 Basilides, 约生活于公元2世纪上半叶, 主要活动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为早期诺斯替教派的布道师。他声称自己的学说传承自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马太 (Matthew), 也是公元1世纪的诺斯替教派领袖 Menender 的一个学生。他的主要学说之一即是光明、黑暗二元论。据说, 他写过二十几本书, 但是至今除了若干残片外, 没有任何一本完整的书流传下来。刘南强称, 在摩尼教的著述中, 从未将巴西利德斯视作摩尼教的前驱者; 并且, 他也绝对不是波斯人。见 Vermes & Lieu, 2001, p. 149, note 329。